

史

通

史通二十

卷

附錄
孫潛
夫顧
千里
校勘
劄記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續校史通序

唐長安景龍間劉子玄在東觀商榷諸史著史通二十卷傳刻弗廣余家有抄本齊六趙肖十居一二以故宦轍所至必先購求復得二三抄本雖各有舛譌而參稽互正庶幾可讀茲承乏江臬同案諸公一時士望聚會之間縱言至於史方伯莆田吳公曰此有史通太史陸儼山氏守藩時刻也子其讎之余念儼山先生才雄學博其于是刻用心良勤然恨無別本參對若有望于後人余豈敢辭因出篋中本更爲校勘篇章有應合應岐者合之岐之書名有應刪應益應定

者刪之益之定之曲筆篇爲增四百卅餘字鑒識篇增三百餘字而去其自它篇羈者六十餘字因習上卷已亡刻中數行宜削而不削者慎之也它無可據者姑仍其舊校竣竊喟然曰嗟乎史職之難久矣左史以降作者比肩靡不自謂鞭撻孤南睥睨游夏而子玄橫加訶詆所與完璧者僅王君懋一人而已由斯以談柳子厚之不就豈無見乎然子玄身秉史筆不自成家龍姿美業未聞光闡鷄晨穢德未聞昭戒至其論史則信冢書而疑墳典譏堯舜訾湯文誹周孔不少顧忌故宋子京有工拙之譏柳炤

之有析微之論刻之不廣大率爲此
要以序體法明典要爲作史者準繩
則是書亦豈可少哉夫其上自唐虞
下及陳隋網羅千禩貫穿百家雖謂
前無古人可矣此徐堅所以有座右
之許也觀所上蕭至忠書雖苦積薪
與蠶室然讀白首有期汗青無日
之語其志有足諒者余深悲之故于
茲編三致意焉
萬曆壬寅冬十月穀旦後學長洲張
鼎思譔



史通序錄



唐劉子玄知幾撰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
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
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
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
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還秘書少監自惟
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
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
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司其
憂不遑啟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推史篇下筆不
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
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
予旣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
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
曰久傳承衆議爰定茲名凡爲廿卷列之如左
合若干言除所闕篇凡八萬二千三百五十二字註五千四百九十八字于昔
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刊正史通序

昔人謂史通一書宜置座右史法存焉耳我蜀
藩司板冊照新以屬來摛其意一也然人雖得
而採之不免蒙翳之患舛訛煩亂齟齬惟艱脫
簡缺文坐令荒惑不有先覺將為聚歛之書也
儼山先生項膺方伯蒞蜀省閱是本憫其亂亡
乃秉公暇肆筆裁訂或考同辨異輯類次編或
會文疏義聯屬血脉或衍去支離蕪穢以就九
例及復內外諸篇有所謂足其所未盡補其所
未圓白其所未瑩貫其所未一者嘉惠之意可
淺言哉夫隸古定著有裨鐸經石鼓剔苔先價
百倍愚也嘉史通之遭經先生之筆文既足徵
史法于是焉在博雅者可以無憾矣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前奉

勅提督學政雲南按察司副使成都門生王閔
撰

史通上卷

內篇

第一卷

六家第一

第二卷

二體第二 載言第三 本紀第四
世家第五 列傳第六

第三卷

表歷第七 書志第八

第四卷

論贊第九 序例第十 題目十一
斷限十二 次篇十三 無謂十四

第五卷

採撰十五 載文十六 補注十七
因習十八 因習下十九

第六卷

言語第二十 浮詞二十一 敘事二十二

第七卷

品藻二十三 直書二十四 曲筆二十五
鑒識二十六 探賈二十七

第八卷

撰擬二十八 書事二十九 人物第三十

第九卷

數才三十一 序傳三十二 煩省三十三

第十卷

雜述三十四 辨識三十五 體統三十六
批繆三十七 弛張三十八

右定九三十六篇并前序及志第

七篇共三十八篇

史通卷第一

內篇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史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權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跡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摠述灾祥頌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



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迨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准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此疑有脫若此故事雖脫略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元舒所撰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

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盡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孔子曰䟽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冒於春秋悼公使傳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遁就敗以明罰因興

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立明授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授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示也所以傳示來世按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傳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

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卅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採其書為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于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立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於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耀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

亞也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雖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畱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按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第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咄乎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帥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

事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
表為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
競列事跡錯綜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
訪家乘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
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
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
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武帝又勅其群臣上
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
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
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
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
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
者惟無表而已其後元魏齊陰王暉業又著科
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
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
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
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

比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
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
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
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
而胡越相懸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為其
體之失者也無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謂世本國語國策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
撰錄之煩者也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
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
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誠也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
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
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
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
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
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准子長
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以後作者相
仍皆襲其名雖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

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史止定公紀年下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古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既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史通卷第一

史通卷第二

內篇

二體

載言

本紀

世家

列傳

二體第二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已下迄于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畧求諸備體固已缺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立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二家各相矜尚必辯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為次列世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奉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雋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寘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

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麓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異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秩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于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季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按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益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為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為史而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

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為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怯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闌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歷可觀綱紀有別苟悅厭其迂濶又依左氏成書剪裁班史篇才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于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為裴略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載言第三

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誠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

矣連左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為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尚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序敘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憊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輒交錯紛擾古今是同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為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為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

備矣晉于寶議撰晉史以為宜唯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為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覩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網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謹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按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按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

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恠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况其名曰西楚號止霸

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壯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阼是以私嗣其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侯國虛謚間厠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為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

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齊淵撰後魏書李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無言齊書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無言南之敗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齊書是也全為傳體有異紀文述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疎為萬國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為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歆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為世家其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於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古而名實無準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

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彌唯以田完割名

謂田完世家也

求之人

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

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

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

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官

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

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為世家

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

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聲華

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陵苴之屬並一

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茲已

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楊益不賓終亦受

屈中朝見稱僞主為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

帝王勝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史定

為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

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弘

周史南記蕭譽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冊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為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魯不之恠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皇帝之蚩尤譬諸閭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抗為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

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姓夫傳紀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按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今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叅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為其標討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為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為小益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卽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

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今問死無遺跡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為難蓋為此也

史通卷第三

內篇

表曆

書志

表曆第七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氏表之所作因譜爲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効周譜此其證歟夫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曆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文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欵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旣而班東二史觀漢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悞無異逐狂必曲爲

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群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旣爲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又有甚於斯者異於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籍而爲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剪裁何斷而爲限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爲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臣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群篇其要爲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常昭洞紀陶弘景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旣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書志第八

典序
五行志

天文志
雜志

藝文志